

女  
史  
星

女  
史  
星



(香港)

雪米莉著

# 女 克 星

雪米莉 著

海 南 出 版 社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口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1 / 32 印张 7.25

1991年11月 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7—2635—0524—6 / 124

---

定价: 3.75 元

## 引子：一份神秘奇特的电报

东京国际电报

拍电者：雪艳

收信者：台北市四维路胡凡

时 间：一九八六年三月十日

电报内容：

我们需要的少女，资料是这样的——

年龄：二十二岁

身高：一六四公分

体重：四十五公斤

血型：A型

省籍：台湾

请尽速依照我们的计划行动。

.....





## 第一章

# 相遇



日本

# 1

前亮斯个很鼠限替，人面音浪丁夜魅，市耀而新果  
红葡萄餐厅。  
位在复兴北路一条巷道内。  
餐厅外的布置平淡无奇——圆木方格的门窗，几  
株盆景，星星般的灯饰点缀其间。  
餐厅内却热闹非凡。

餐厅兼有啤酒屋及卡拉OK的性质。  
是谁说的？经济愈不景气，吃的却永远不受影响。  
特别是在这种消费不高的餐厅里——三百台币，  
一杯生啤酒、两碟小菜，高兴的话，还可以唱它两句，  
打发一个晚上的寂寞与无聊。

餐厅里有一个男孩正拿着麦克风。  
男孩二十六七岁模样，修长的个子，干净的外表，  
他闭着眼，神情仿佛陶醉在歌词感伤的意境里。  
男孩的歌喉，低沉、宏亮，象极了杨烈的声音。  
不错，他唱的也是杨烈那首歌——

不敢再看你的眼睛，  
不敢再听你的声音，  
熟悉的笑靥，  
让我想起了过去的你，  
不由得  
触疼我失落回忆……

男孩的歌声，感动了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个漂亮的女孩——赵曦。

赵曦毛细孔张开，几乎屏息地听他唱完了那首歌。  
在热情的掌声中，男孩孤独地回到了座位上。

突然，男孩发现桌上多了一张纸条，纸条上面是这样写的——

“你会唱 Subarru 这首歌吗？  
今晚是我的生日，  
请不要让我失望。”

Sunny

Subarru 是一首日文歌曲，翻译成国语，就是风飞飞唱红过的那首——《另一种乡愁》。

这首歌，不但旋律动听，和声与伴奏部份更是出色——气势磅礴中带着行云流水般的幽然。它给听的人，一幅好广阔的想像空间。

Subarru 是一个日本机车的名字，赵曦不懂日文，但是每次她听这首歌，脑海里总会浮现这么一个景象——

落日下的高速公路，一个寂寞的机车骑士，飞驰电掣般地奔向那永无止尽的路头……

在一两曲俗气的歌声中，一串熟悉的音符乍然响起，赵曦睁大了眼睛，凝神静气地听着她想听的这首曲子，特别是由拥有那么好嗓音的男孩唱出的这首曲子——

男孩的歌声依然是那样的低沉、悠扬。

他每吐出的一个字，都重重的敲击在她的心扉。

赵曦的眼睛湿润——

她第一次感到，歌声的力量是这样的巨大。

她的内心有如排山倒海。

天啊！她发觉她已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这个男孩——这个她连名字都不知道，只是会唱她喜欢听的歌的男孩……

在如雷的掌声中，赵曦收回了她 Sentimental 的情绪，男孩回到座位，发觉这一次他桌上多的不是纸条，而是一大杯生啤酒——

“是那位小姐请你的。”

忙碌的服务生指着赵曦那桌对男孩这么说着。

于是男孩举起了杯子，穿过了拥挤的人潮，费力地走近了赵曦——

“生日快乐。”

“什么？赵曦，你生日？”旁边的一位男孩大叫着。

“不这样，他会唱我点的歌吗？”

赵曦迷人地笑着说，也逗引着全桌的大笑。

“我敬大家，各位随意。”男孩潇洒地一饮而尽。

“哇塞，真不是盖的！”同桌的另一位男孩叫着：“你不但歌喉好，酒量也好，交换个名片好吗？”两个男孩于是各从上衣口袋里递出了自己的名片。

在微暗的灯光下，赵曦瞥了一眼大马猴手上的那张男孩的名片——

**润安电脑公司**

**胡凡**

——

——

——

……

——

——

——

——

·重慶酒酣·酒量

·就美酒酣

·想醉酒酣

·微醉酒酣

## 2

·酒四溢成两个酒酣·酒量·酒量平摊

·机会用醉酣不此妙·酒量·酒量

·“宇宙文英酒量”<sup>Sunny</sup>

·“跳舞·跳舞·跳舞·跳舞”<sup>跳舞</sup>

周末。

红葡萄餐厅更是高朋满座。九点钟以后来的客人，几乎找不到位子。

在烟雾弥漫的嘈杂人潮中，胡凡发现了一个秀丽而熟悉的面孔——

赵曦今晚是一个人。

她一袭深紫绸布印花的“阿玛边斯”装，神情开朗而喜悦。

“嗨……”常风贴着胡凡的耳朵说，“……请坐靠靠近点。”

胡凡挤上前——“要不要跟我并一桌，现在已经没有位子了。”

赵曦用微笑代表了她的默许。

两个人于是坐在餐厅僻静的角落里。

似乎谁也没有问为什么对方只有一个人来的傻问题，因为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什

么？

是的，他的歌声。

她的美貌。

他的洒脱。

她的温婉。

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才如此匹配。

那为什么彼此不把握机会呢？

“Sunny 是你的英文名字？”

“嗯。我叫赵曦，晨曦的曦，你呢？”

“胡凡。”

末圆

停了停，胡凡又问她。

“那天来的都是你的同事？”

“不是，”赵曦轻声说：“他们都是我三专的同学，其中有一个男孩刚退伍，所以大伙就合请他……”

“你今天唱不唱歌？”

“你说呢？”

“我好喜欢听你的歌……”

“那我就唱给你听……”也许是胡凡常来的关系，也许这里的客人都熟悉了他的歌声，当他一上台，嘈杂的人声不再喧闹，餐厅突然有了份难得的宁静。

今晚胡凡唱的是一首西洋歌曲《Morning has——broken》，一首美国社区电台深夜最喜欢播放的曲子

——

破晓时分，更，音声尚沉，朝霞尚未蔚然而  
晨曦乍现，大地象是初生的婴儿，不登台，很稚嫩  
我心赞美，我心感谢。

这一次胡凡没有闭上眼睛，相反的，他清澈的双眸，一直凝视着远远的赵曦。

赵曦内心悸动，她知道，在她二十二岁的生命里，终于有一件事将发生在她的身上。

她不想逃避，她更不会躲闪，她要用她身心，全然尝试这青春带来的苦涩与甜蜜……

年轻人的感情，除了精神的慰藉，外表的吸引更是重要的因素。

在酒精刺激的有些微酩酊状态下，胡凡与赵曦彼此都陶醉在对方青春洋溢的容貌里——

赵曦小巧的嘴唇，艳红而饱满。

她的肤色光泽而细致，柔软的胸脯因为呼吸而发出诱人的起伏。

她的睫毛浓密，一双黑色的瞳孔，在烛光中闪烁出灼人的光芒。

胡凡何尝不一样？

他脸部刚毅的轮廓，刮得泛青的胡根，足令任何少女倾心。

而他忧郁的眼神，低沉的声音，更是牢牢地抓住赵曦属于一个年轻女孩敏感的心。

嘈杂的餐厅，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彼此探索对方心灵的需要。

于是他们走出酒馆，步行到不远的兄弟饭店一楼清静的咖啡厅里——

“我象大多数的女孩一样，商专毕业，普考及格，分发到银行工作，上午九点打卡，下午五点下班，生活规律而单调。”

喝了一口滚热的咖啡，赵曦闪着她慧黠的眼睛这么对胡凡说：

胡凡听了不觉露出讶异的表情：“你一点不象在银行上班的女孩，我还以为……”

“还以为我是在影视界或者是服饰模特儿对不对？”赵曦打断他：“对我来说，那不是一项恭维，如果你在白天看到我，一袭白上衣，灰窄裙，整天埋首在点钞机中，你就会发觉，我是个典型的银行办事员。”

“对不起。”胡凡尴尬地笑着。

“你呢？”赵曦微笑地反问他：“你看起来也不象个走在科技尖端的电脑工程师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电脑公司的？”

“你忘了，”赵曦表情顽皮地告诉胡凡：“大前天晚上，你给了我朋友一张名片，我不小心偷瞄了一眼……”

“我是在电脑公司做事，可是我不是工程师。”

“那你是……”

“我是负责业务的，电脑的功用很多，其中也包括娱乐与教育的功能，我们公司在百货公司设有服务专柜，因此我每天都要骑着机车往新光、远东跑，当然有的时候我还会去拜访完全陌生的客户。”

在相互心仪的倾谈里，时光总是流逝的特别飞快。

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已经聊到了咖啡厅打烊的时刻。

看到稀疏的客人一桌桌的离去，赵曦就对胡凡说：

“时候不早了，我看我们该走了。”

“你住哪里，我送你。”

胡凡于是起身，一边拿着桌上的帐卡到柜台付款，一边这么问赵曦。

一个单身的女孩行在深夜里，总是件不太安全的事，因此赵曦带着甜甜的笑意告诉他：

“我住青田街，淡江附近。”

“一个人？”

“你看呢？”

拦了辆计程车，在车的后座里，赵曦老实地对胡凡说：

“我一个人在台北做事租房子，房东是一对公务员夫妻，我分租他们一间房子。”

“下次什么时候可以再和你见面？”

突然胡凡轻轻地握住赵曦的手。

一股暖流由胡凡的手心传到赵曦的心田。

赵曦没有回避，但是基于一个女孩的矜持，她也没有反应，她只是脸孔有几分涨热地对胡凡说：

“在还没有再见面以前，我希望我们能坦白于自己的过去与交往……”

赵曦撇过头，她那深黑的双眸闪烁出泪光——

“你不骗我你没有女朋友，只是，我希望我还有机会与她竞争……”

“似乎这句话是应该我问你吧？”

“你的意思是……”赵曦的眼神充满了激动与惊喜。

“我是交过女朋友，但是目前我是完全自由的——你呢？”

“我也是……”

然后他们的手由轻触而握得更紧，彼此的体温瞬即传遍了对方的全身。

胡凡好想吻她——赵曦飘逸的发香，均匀的呼吸，散发出一股与他截然不同的气息。

赵曦何尝不愿接受他的亲吻呢？

然而到底他们不是西洋人。

东方人有东方人的含蓄。

于是车子开到赵曦住的地方，胡凡就在深情的凝视中问她：

“告诉我你在哪家银行，我每天都会打电话给你。”